

王璠全集

竟日居文存



王瑶全集

第七卷

竟日居文存

河北教育出版社

编辑说明

本卷收《竟日居文存》。此书系王瑶先生去世后，由《王瑶全集》编辑小组从王瑶先生大量未收入集的文章中选录而成；王瑶先生生前曾有将他的文集命名为《竟日居文存》的意愿（见先生致台湾友人书），故将集外集定名为《竟日居文存》。本集共分四辑：第一辑收录王瑶先生1936年5月至1937年1月发表于《清华周刊》、《清华副刊》和《清华暑期周刊》上及收入《中国的一日》一书中的文艺论文、书评、散文、杂文、时事评论，共四十八篇（另有《悼鲁迅先生》、《盖棺论定》二篇收入《全集》第六卷；这一时期尚有译文六篇及集体创作小说一篇，未收入）。第二辑收王瑶先生有关个人家庭、身世与治学道路的文章三篇，其中《坷坎略记》、《守制杂记》根据未刊手稿编入。第三辑选录了王瑶先生五六十年代所写三篇关于现、当代文学的

论文,其中《真实的镜子——从几篇新文学作品看中朝人民的友谊》一文,曾收入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中国文学论丛》。第四辑八篇文章,除《“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外,均与《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有关。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后记”里曾有言:“三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也经历了它自己坎坷的道路。……本书出版较早,自难免‘始作俑者’之嫌,于是由此而来之‘自我批判’以及‘检查’、‘交代’之类,也层出不穷”;本辑收入的分别写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1958年“拔白旗”运动,以及1969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检讨”与“自我批判”,可为王瑶先生这一说明的佐证。其中《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一文与1952年1969年的“检查”均未公开发表,今据手稿编入。在上述“检查”、“自我批判”中,曾涉及《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评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及其他》与《根深叶茂——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二文,也一并收入。这些检查、文章,无不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无论内容,还是所使用的话语,都必然打上特定历史时代的烙印,却极其真实地反映了在那特定历史时代,中国学术界的特定历史氛围,中国学者的特定处境、心理、思想、行为方式——这一切,凡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自不难理解;但考虑到若干年代后的读者可能会产生某些隔膜,故特作以上说明。

1991年9月25日

目 录

竟日居文存

- “非常时期与国防文学”座谈会发言 (3)
- 论文艺界的联合 (7)
- 论集体创作 (17)
- 当前的文艺论争 (22)
- 报告文学的成长 (30)
- 表现在作品中的时代和艺术
- 评炯之的《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 (38)
- 一二·九与中国文化 (45)
- 论作品中的真实 (61)
- 《多角关系》(书评) (69)
- 《伯林斯基文学批评集》(书评) (76)
- 二十五周年纪念感言 (86)
- 我的故乡 (89)
- 慰劳大会 (92)
- 航空奖券 (97)
- 从特赦施剑翘说起 (99)
- 登龙青年 (102)
- 这一天 (104)
- 五色国旗 (106)

冷静·····	(108)
关于日记·····	(110)
丑角·····	(113)
所谓亚洲国联·····	(115)
沧石铁路的建筑问题·····	(119)
奥内阁改组·····	(122)
中央和西南·····	(125)
华北的汉奸舆论·····	(129)
关于二中全会·····	(132)
西南事件座谈·····	(136)
世界运动会开幕·····	(138)
伪军进攻绥东·····	(140)
华北经济提携·····	(142)
北平学生慰劳灾民·····	(145)
绥远局势严重·····	(148)
二十九军演习·····	(151)
绥远抗战前途·····	(153)
一二·九一周年·····	(157)
西安事变·····	(160)
北平学生示威·····	(163)
陕变仍未解决·····	(165)
陕变和平解决·····	(167)
迎一九三七年·····	(169)
陕甘善后办法决定·····	(172)
陕甘局势与三中全会·····	(174)

山西当局训练民众·····	(177)
暑期中的课外团体·····	(180)
从一个角落来看中国文学系·····	(182)
清华的出版事业·····	(185)
关于第四十五卷的周刊·····	(190)
为《清华周刊》的光荣历史敬告师长同学·····	(193)
珂坎略记·····	(201)
守制杂记·····	(208)
治学经验谈·····	(216)
真实的镜子	
——从几篇新文学作品看中朝人民的友谊·····	(220)
《新中国短篇小说选》第二集(阿拉伯文译本)序言	
·····	(226)
“五四”新文学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	(232)
《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	(252)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自我检讨·····	(263)
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	
·····	(275)
从错误中汲取教训·····	(280)
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解	
——评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及其他	
·····	(286)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	(322)

4 王瑶全集·第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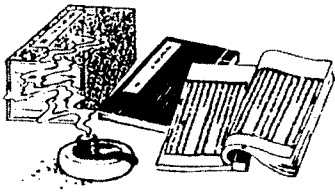
根深叶茂

——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

..... (338)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检查..... (358)

竟日居文存





“非常时期与国防文学”座谈会发言^{〔1〕}

昭琛：我对于这个题目的意见是这样：关于非常时期的解释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了，简单的说来，现阶段我国客观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由半殖民地到殖民地之急骤地推移过程，敌人在积极地进行着吞灭整个中国，全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适应着这种形势，使国内一切求生的人无条件地联合起来发动一个全民族的解放战争，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也是现实发展的必然路向。因了这样，在整个社会现象上，在人民大众生活上，都起了新的变化，这变化很快地就反映到文艺界来，那就是说这一切特质都要求文学来给一个具体的反映，同时从事文艺工作者自身也要求在文艺的领域内能够进行一点推动救亡的工作，他们要利用文学这一工具尽它在救亡过程中的特殊任务，这是所谓国防文学提出的现实基础，也是目前客观形势的基本特点。因为这个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是关系着整个民族和一个人的生存和灭亡，每一个社会现象都和它密切地连系着，一个作家是一个社会的人，他自然要和这发生关联；如果是一个进步点的作家，他一定也就是这争取民族解放战线中的一员；这样，在创作实践中，救亡现象就必然地形成了它题材来源的主流。因为只有这才是他最熟悉的东西，也只有这才是读者所要求的东西。这样，这时期的文学主流必定一方面是抗敌情绪和解放

斗争的反映，一方面又是暴露和批判反动势力以推动大众觉醒和团结大众的武器，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人民大众在现实斗争中所需求的精神食粮。为了加强我们的工作力量，我们要求一切具有生存意志和正义感的作家都团结到救亡的旗帜下来，一致为民族解放而努力，我们要放弃一切小的不同，一切个人间的芥蒂，造成了文艺界的大联合，一致为一个神圣的目标而工作。这种文学不但和被某一部分特权人物所利用的民族主义文学不同，就是和那种以最彻底的反帝社会层为基础的普罗文学也不一样，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团结一切人发动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才是救亡的正确道路，所以我们的文学也不应当是为某一部分人服务，他应当是人民大众的。在创作实践上，它所依据的是动的现实主义的方法，用活的具体形象来表现发展中的客观现实，把存在于现实中的本质来用艺术的手腕再现出来，同时并昭示了它的发展方向。在形式方面，也要尽可能的采取一切为读者大众所接受的直接醒目的形式，如注重报告文学、墙头小说等等。至于名词方面我倒没有什么成见，只要内容是这样的，叫做国防文学好，叫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未尝不好，并且我觉得这两者并没有冲突。

〔王孙：从政治的观点来解释现阶段文学的背景和内容，我觉得昭琛君已经说得足够了。不过在《文学丛报》第三期胡风的那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有几句话我有点怀疑，他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所依据的是动的现实主义的方法……然而同时这个口号里面还含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在民族革命

战争运动里面蕴藏有无限的英雄的奇迹和宏大的幻想。”我记得关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前两年已经讨论得很多了，现实本身就包含着浪漫，只要能够依照现实主义的方法来表现客观现实就已经足够了，不必再强调地来表现浪漫的一面。]

昭琛：关于现实和浪漫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解释：文学绝不是社会现象的复写，所以当作体裁的社会现象出现于作品中时，它已经不是原有的社会现象，而是经过作家的提出和整理，通过作者的意识而再现于作品中的。所以在作品里面，无疑的是要流露出作者个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来，同时在一件好的作品中，它所表现的是事物的过程，它不但要正确地表现了现在，并且还要昭示了未来；它不只消极地指示和暴露出现实社会的矛盾，并且还要更深刻地鼓舞着对于现实的正确态度和从实践上变革现实的途径，所以它的表现方法就不单纯的是从事物中抽出了本质而把它具体化在形象里边，同时还要加上希望的可能的东西以补足这形象；即作家不但只用着现实主义，而且同时也用着浪漫主义。但这种浪漫主义，决不像旧日所理解的代表着没落社会层的幻想那样，那种脱离现实麻醉自己的颓废的空想，它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是在历史向前进展的阶段中，前进的作家群预感到某种有利现象的来临，展望着前途胜利的曙光，自必对于未来怀抱有一种宏大热烈的希望和憧憬，将这种希望和憧憬表现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就是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虽然也是空想的，但是因为作家自身的主观想像和现实的客观行程是完全一致，客观现实的叙述同时就是主观

6 竟日居文存

意识的要求，所以这种空想事实上是根据着科学预测的未来必然，它不但不会阻止客观现实的发展，并且会更有效地帮助它的发展，因而它和现实主义也就是很和谐的统一了。

* * *

〔1〕这次座谈会是由《清华周刊》召开的部分清华进步文学青年的座谈会，座谈会记录刊于1936年7月25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44卷第11、12期合刊，这里仅选录与集主有关的两段。

论文艺界的联合

“我是不能相信文明必须立在虚伪底基础之上的，这一种机巧的文明是虚伪的社会状态底必然反映和所产；这一种文明，它在自身里藏着死亡的种子。它现在还生产着的作品和承认它的社会，都正濒于死亡。我们假如不能把这种作品拂拭掉，我们可以说万事皆休了。

“我以为今日能使文学，文化，文明——发展，开花的，不是靠了延长这过去的文化，而是靠了必须和它的战斗。

“我们还是在斗争的时代。我们倒并不是为了斗争而爱斗争，而要斗争的。是为了斗争的成果，才热爱斗争，才要求斗争。我与其说是战士，倒不如说是拓荒者。”

——安特烈·纪德

这是去年六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文化保卫作家会议”中纪德演讲辞中的警句。当时参加的共有二十八国，出席会员有二百三十余人，高尔基说：“巴黎的作家大会，是在反对法西斯底迫害，保卫文化的口号之下来开的。”这是一点也不错，正因为适应着法西斯疯狂地摧毁和迫害一切文化事业和文化人的新的形势，对于负有推动文化使命的作家，就

必须担负起保卫文化这个新的任务。这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是每一个文化人的共同使命。

正因为这样，所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并不局限于最进步的作家，这种反对法西斯底迫害和保卫文化的重大任务，仅只是最进步的作家是担负不起的。它需要号召一切具有正义感，为文化自由而努力的作家们团结起来，站在保卫文化这个大的旗帜下，统一了一切纠纷，向一个目标而努力。所以这里面参加的人，固然也有进步的作家如巴比塞，罗曼罗兰，伊凡诺夫，基希等；但是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作家同样地很多，例如福斯特（E.W.Foster），安特生（Sherwood Anderson）等。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结合，反而使为人类文化进步而努力的战士增加了，使反战和反法西斯的阵容更其强壮和整齐了。纪德的话是很明白的，这个时代是需要着许多的拓荒者。

在这种法西斯最后地挣扎，竭力摧残一切文化自由的时候，一切社会历史的重大使命都已经不是某一阶级或某一党派所能担负起的了。今日的世界是整个人类的集体，一切渴望文化自由的全民众的联合，来对于极少数的反动败类来作斗争的。在这种正确的路线之下，文艺界的联合在国际文坛中得到了很广泛地展开。这种例子里最显明的是德国流亡作家的团结。国社党执政以后，把一切著名的作家都放逐了。一切的文化书籍都查禁了，认为文艺复兴以后的一切伟大作家都无条件地是文化布尔雪维克。这样，在文学史上实在很难找到国社党的作家，例如他们称杨席勒（J.C Schiller）的戏剧，但在上演董·加罗斯（Don Carlos）的时候，却把“阁下，请给思想的自由吧！”一句删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

许多流落在荷兰、瑞士、捷克、法国的亡命作家都团结起来了。他们当中有的是很坚固的自由主义者，有的简直带有强烈地悲观倾向，当然也有不少的进步作家，但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了他们的团结，在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感觉里，他们更加联合得紧了。亨利曼主持的自由主义杂志《珊姆仑格》和左翼流亡作家主编的《新德国评论》，在许多观点上和态度上都是取着一致的步调。

同样地情形在其他各国都可以看到，这当中法国因了政治上的优越条件，作家同盟领导得最有成绩，里面的分子也最复杂，但他们拥护和平文化的态度却是没有二致的。美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弗兰克（W. Frank）本身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这并没有妨碍了他事业的活动。同样地作家们联合的情形，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的。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新形势之下的新任务。现实逼迫得一切不愿反动不愿作奴隶的人们都加入到促进人类进步的阵营里来，为了和平，文化，自由而奋斗，或至少同情于这奋斗，根据这个前提，一切的文化活动将要被统一在一个目标之下，一切小的差异在这里是不能显其作用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自动解散是有着它充分的时代意义。

在文艺界的这种联合上，透出了人类集体的力量，透出了人类新文化的伟大曙光，显明地昭示了优越的未来。

现在说到中国。

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了，但中国毕竟也还有它的特殊性，当作世界的一环说，对于整个世界的新的任务也同样地适用于中国；就中国本身说——当然这也并不是孤立地去考